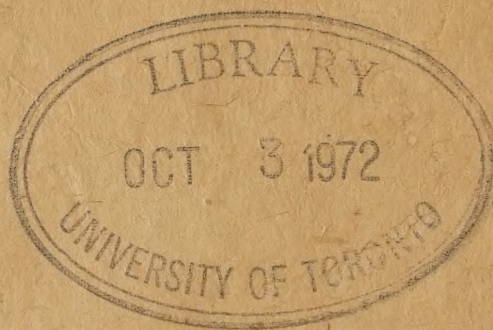


藝文中

明

張公德政碑記

參政甯瑛邑人

邑令以撫民爲職以稱職爲賢漢選親民官必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令固在得人令得其人則能撫厥民稱厥職矣民豈有不親戴也哉絳之稷山晉壤也自韓趙魏三分其地寥寥數千載土瘠民貧其間以撫字爲心者未聞有幾賢尹戴其尹爲父母者未

聞有幾稚耋令一邑之內上有豈弟之人奉職循理
下有衢童巷叟愛之而不忍其去者何幸於大尹張
君見之君古沐之鹿邑人名諒字克信由太學生謁
選天官卿奉朝命宰是邑爰自天順八年七月之官
邑折糧有布吏科於民者什五君曰弊不能革吾責
也即減其數之半稅有未完市民持縣牒家至戶到
民側目以視君曰民受繫於催徵吾責也即下令禁
約稅不待督而集世俗論財婚姻失時君又曰吾爲
民父母之責也籍其名於官富者諭之以禮貧者周

以裝具至是民賴以嫁娶者七百餘家人倫風俗賴以從其厚邑有鰥寡孤獨窮民也生無所依者贍以衣食葬無所歸者給以櫬木君以軍士逃迴擾民也遣其家資以金帛至是軍不失伍民亦不被其擾紙札細事也嘗月費穀麥二百餘石民甚苦之君措置有方民不擗由是境內流徙之民聞其風聲相率而復業者計其數凡二千餘戶且錫以種具而優其繇役也如旁邑之民皆曰鄰有賢父母盍歸之其稱頌願望洋洋乎盈耳政若是可紀矣然猶未也力役不

均則驗其丁以多寡爲差科派未公則量其產以貧富爲等學校未興則課其業以優劣爲賞罰豪富不得肆其暴橫之奸吏胥不得擅其侵漁之計囹圄空虛盜賊屏跡絳陽所隸三邑地方數百餘里稱民物富庶必曰稷山稱政平訟理亦曰稷山此其卓然表著尤可紀者且君之爲人公勤廉介一以端方正直自持矧前乎君者未必不有其人同乎時者亦未必不有儷美於君也至論德政之善斯民以休養生息則未有出於君之右此時令中所以超羣者歟今以

三考課最天官民恐其去而他陞咸交章願留君於
藩臬重臣予邑人也素聞君之清譽逺任湖藩成化
壬辰夏因公便道過於家始得接君光範察君行事
則向之所頌者誠不誣矣行問有本縣下廻里耆老
某等再四懇切謁余曰小民所以得遂安養之願者
乃張侯澤也茲欲勒珉以彰德政之美於無窮奈無
文以紀其實願以碑文爲請予惟昔羊祜鎮襄陽綏
懷逺迩民立碑峴山至有望之而墮淚者君以百里
宰職任雖不逺然德政所被民亦願壘石爲碑以頌

其功推而較之何下彼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使其景仰以勵厥終則他日黎民有不以君爲今之羊祜吾不信也用刻石以俟

鑄造文廟祭器記

教諭郝文瑞長安人

元至正初鄉儒孫州倅諱郁者選古銅器曰龍勺曰洗盆曰爵四十一事輸納於廟以供春秋祭獻之用值元季兵亂存者無幾國朝景泰中邑人甯華宦煕磨撫州府歸施銅爵十五事兼以前存者僅一十有九畧備正殿三獻而兩廡各以陶器陳之歲月浸久

殘缺過半每於時祭奠獻有不堪焉宏治丁巳春臬

司僉憲西蜀伍君性按巡至縣民有以銅佛訟者訊

爲異端惑人各治以法仍以銅佛毀之令學置造祭

器時教諭長安楊從禮訓導鄢陵于廷生員甯淵陳

岐輩暨邑中士大夫各捐俸廩以資匠役工費鑄爵

百二十有奇督之者淵與岐也然器雖漸備尚未克

全宏治癸亥本庠師生更各輸財鑄爵十有八事而

先聖四配十哲以至兩廡始備銅器奠獻而陶器不

復用焉董其事實生員張岳仁胡澤吳繼黃鐙王珣

豋也兼總器數除龍勺洗盆外前後爵共一百有六十各刻歲月以別之於戲前人加意於祭器者所以崇報本之心也使不識其造器始末之由與夫常器統存之數曷克垂之永久而無遺乎文瑞承乏學諭懼其湮沒乃協同訓導膠州鄧中慶爲記鐫之石用垂不朽云

后稷祠禱雨文　山西巡撫何喬新廣昌人

德佐唐虞躬畊稼穡肇八百載王業之本開億兆民粒食之源炳烺典謨懋揚風雅治臣有五功孰有加

茲者山右河東境内乃昔年農事興起之鄉正斯民年成豐樂之所夫何連年旱暵五穀不登餓殍盈途骨肉相食去冬雖雪今歲多風三月已初點雨不降瘟疫萌發死亡相仍往古來今亦所罕見某欽承上命賑濟一方適經勲州見尙不忍以神血食茲土靈貺昭彰豈肯坐視而不陰佑其裏想必有待而欲潛消其患今亦云亟捍之宜遄奮揚威靈斡旋造化俾田畯有喜於南畝密雲不自於西郊深淵訪卧龍之騰滿青出石牛之汗甘澍大作澤潤生民無憫雨之

憂而有喜雨之樂紾乖氣之異而名和氣之祥百穀
用成萬民無恙若是神庇垂於無疆

孝思堂記　　大學士 商輅 淳安人

廷玉名瑛姓甯氏起家進士歷禮部戶部主事郎中
遷湖廣右叅議陞右叅政父彥貞累贈奉政大夫戶
部郎中毋原氏繼毋段氏累贈宜人廷玉念原氏歿
時方在童稚旣弗能服勞左右而彥貞甫歿方筮仕
春官又弗獲躬侍湯藥已而位寖顯祿寖厚而二親
久棄段亦繼逝得一食必思以養吾親而親弗吾嘗

吾之食蓋有不下於咽者矣得一衣必思以衣吾親而親弗吾服吾之衣蓋有不安於體者矣出必告反必面禮也而吾親弗存禮無所施思能已於情乎昏必定晨必省孝也而吾親弗在孝無所寓思能已於懷乎以至感時而思遇事而思觸物而思展轉反覆無乎不思此廷玉孝思堂之所由名也於乎子之於親猶水之於源木之於本無源則無水無本則無木無親則無吾身親而弗思豈人情乎廷玉當居官食祿之時而思親一念存於朝夕貫於始終通於神明

是宜名位日進於高崇功業日躋於遠大此古人忠臣必求於孝子事君必先於事親良有以夫自是由一家而一鄉由一鄉而一國人皆興其孝親之心盡其爲子之道則風俗益美治道益隆未必不自廷玉孝思有以啓之也

儒星門記

狀元呂柟涇陽人

稷山學舊有儒星門規模狹隘歲久且圮嘉靖四年冬安定賈君來知縣事師生首以此白尹郎稟諸當道乃命匠掄材築基建坊崇三丈有奇濶幾倍其崇

四柱皆合抱木鈐以鉄束翼以闌干周圍甃以磚石甃[illegible]又爲泮池池前有樹大屏爲屏前將建魁樓而未成也不數月而告考縣人胥悅於是學之師生問記解州或曰春秋於南門雉門皆書新作以明不當爲者重民力也斯門之作豈夫子之所喜乎涇野子聞之曰有益風教雖費不奢無補宮墻君子恥之詩有采芹以頌僖公之修泮宮史於學舍之鞠爲園蔬者則深誅也尹兹之舉未論他政之美兹亦可謂知重本矣所望於諸士子者必得其門而入以升堂而

至室無徒觀其華采于堦戺之外瞻其嵬峩於千百
里之遠而於其中宗廟百官茫乎其不見也尹名憲
字維綱吾陝歲貢之名士人物魁梧易學優長常思
上不負國下不負所學者也

河南按察司副使庸菴史公墓誌銘

呂柟

公姓史氏諱瑛字廷珍世爲蒲州稷山縣人曾祖諱
仲禮祖諱伯善父諱貴以公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
公登成化戊戌進士初授棗強令未視篆餓報賊騎

至今人卽日擒之後冀州盜相繼反獄公皆勦平於是賊不犯境棗強人好誣訟公切諭之凡布禁五十餘條尋有酗酒不孝者公使其族人勸戒之其人遂以孝聞圖公像朝暮拜謁焉其督課學校周恤荒歲尤爲誠懇一時復業者百有三十一戶五百三十有二口遂增設與仁社以居之其與完娶貧喪者五百餘人出俸買藥以療瘟疫者蓋千有餘人若夫上官横科不便於民者公皆拒不聽及去棗強人立去思碑成化末陞河南道監察御史嘗奉 命清理蘆鹽

法國課充足巡撫蘇松常鎮時周駙馬兒爲蘇州同知貪聲大著公卽據法首黜之他奸宄皆望風屛跡尋又巡按徽寧池太其俗懼嫁女之難生女多溺死公嚴法以禁之在臺中諸僚有所論列多言各有所托如江西言有某公四川山東言有某公某公也獨山西無托公曰瑛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問爲誰公曰托天天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敬畏則天命可保衆改容謝他日臺中糾一勢要疏成已印鈐奏至午門前猶豫不進適遇公問曰何以處之公艴

然曰疏至公所宜進不宜退遂進之翰林學士泰和曾公彥嘗稱曰剛明公正素厭人心云當道知公者薦其可都憲以資格不果遂陞河南按察副使丁外艱去居喪依於禮著修職盡忠稿二十五條自是閉戶讀書自娛都憲即墨藍公章遺書曰士大夫不遭瑾毒手者史公數人耳翰林學士清平張公天瑞常以理學稱之平生無私書每曰已不容人囑知人亦不從已自謂庸愚又自謂無用號庸庵拙庵以自況凡有所得即錄之成帙名曰敬事就正一得諸稿其

言多主居敬窮理平生不食兎肉有餽生兎者輒命放之以其父兎屬故也家居每夕必焚香告天祈君福壽又祈雨降以澤民初公性純謹嗜學手釆峻絶爲邑庠生恒以薛文清公自期待甞大參以桓榮稽古之力勵諸生公曰聖賢事業或不能若金紫何足掛齒其持守之嚴官府多不能識其面故其言之所至如此其粹云乃於嘉靖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索歷日展視於本日上加一黑圈於二十七日上又加一黑圈子姓輩問故曰吾於此已矣及日果卒距生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享年七十八歲配張氏先公卒贈孺人繼配杜氏封孺人子男三伯守憲仲守正邑庠生早卒季守貞國學生女三一適義官馬思漢一適司訓郝騰一適國學生河津暢忠忠蓋同舉人加膚持鄭尹紹狀以索銘者也孫男一豸女一俱幼公卒之明年八月十五日葬於甘泉先塋乾隅之新兆遂以其狀次公之行履忠蹟因爲之銘其銘曰

嗟哉先生之懿乎生而不阿死也何恫邦之司直鄉之替宗有綱有紀侯化侯風九泉不作銘此幽宮於

萬斯年子孫逢逢

于公修城德政碑記

邑侯楊　奬

嘉靖辛丑秋胡虜犯順長驅太原北至鄉寧西至平遥茲民久不見兵聞虜聲猖獗遠邇莫不震驚至厪皇上北顧之憂凡大小臣工咸更相戒勑以嚴警備時都御史開州李公檄修城郭以固守稷舊城卑隘久且頹壞人心摇兀恐難以禦虜患也越明年癸卯夏侯治河南之武陟縣未期以才調稷山下車嘆曰國依於民民依於城國非民則勢孤民非城則備弛

勢孤備弛政之累也聯孤飭弛上之責也矧今虜勢孔熾城復於隍不亟嚴其防邑罔獲安其何以爲民之父母乎卽計工集衆規畫指示以葺故城高二丈餘濶二丈餘又爲門爲樓浚濠池備器械雄壯視昔有加望之赫然臨之悚然眞足以壯中國之氣寒氈裘之膽也稷得恃以無恐是役也維侯經理厥財不費厥民不勞越三月而竣事邑父老沐其惠惧久或忘也僉曰不可無記以紀其盛來槐亭子丐文刻石用垂不朽槐亭子去稷幾二百餘里稔知侯能政遂

紀之曰大哉侯之德也善哉侯之政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貴預也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言政尚仁也秉政者謀桑土以捍民患務容保以結民心然後治會其全政稱盛焉今稽之侯其存心也兢兢乎爾其爲政也坦坦乎爾是故完城設險備之豫也是曰地利賑貧恤孤惠之孚也是曰人和備豫則仁益廣惠孚則險益固邑繫苞桑民樂安堵雖有虞可勿恤是知侯非專恃城以彌患亦以圖之者有其本也君子曰此生民之衛也萬世之利也侯之德

之政有不可誣者後有作者侯其弗可及耶夫城者守國之餘也仁者經國之猷也今之爲令者徒狃一時之近利不能宏經國之遠猷曰修我城鑿我池抑末矣嗣是而作者惟修侯仁政則遺惠無疆此予之厚望也公諱藁字子翰號羅村直隸長垣人領壬午鄉薦筮仕武陟再仕稷山宏博之學經濟之才清苦之操發爲善政有不可悉茲獨紀修城者志其功也

復儒學泮水記

給事中 梁 格 邑人

粤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曰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

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曰泮水其來遠矣我朝稽古建學命天下郡邑悉立射圃於學宮鑿池爲泮亦節觀遺意也吾稷之泮舊有水蓋自城北葫蘆泉遡以入泮月以上旬五中旬五下旬五爲期正統間利若水以灌私田者侵爲己物迄今莫之能復況望其有能復射禮者乎嘉靖壬辰冬邑大夫馮視篆越月餘得其狀寘侵者於法曰法在不避勢禮在不避嫌射也既廢學矣官於其土可廢法乎吾將樹法以俟講射禮者水至是始復如期循渠入泮舊渠歲久湮

塞不可復得今渠制濶尺餘甃甓堅緻自縣治門西
出南行步餘轉東入廣教寺南過府治東過御史臺
順舊儒林坊南下就泮皆始創也噫嘻法之弗立禮
之弗講泮也宜乎其涸也久矣古之爲泮者其條理
不見於經攷之魯頌泮水蓋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雖
其頌禱之辭而君臣相與與夫敬德明德廣心固謀
威儀孝弟師旅訟獄車馬器械以至烈祖之鑒其誠
多士之化其德遠夷之服其道則古人學校之政可
想見矣邑大夫焉好古者也固以玆望諸今之泮宮

也則是水也烏可以無噫嘻水也今其復矣二三子游泳於斯尚求所以不負若水者以澍邑大夫以八事君之願則四方觀禮者將至矣是則泮水之光也邑大夫馮姓名應元號槐陂咸寧人登壬辰進士第筮仕稷山縣此其首政也其創闢縣署大遂利及居民又政之卓異者予惧後之由其途而莫知所自也故并附焉昭政教之兼舉也

憂渤海王記有論　梁　格

先大夫輔秦日退食餘暇纂輯邑志至人物傳唐渤

海郡王高諱秀岩者省志特注封爵行實未詳及考
唐書祿山稱兵王與之黨遂除名一夕夢張樂燕賓
方投壺門卒報渤海王至隨陟堂揩幞頭緋袍肅立
自陳附安之寃先大夫應曰唐史足徵奈何王曰君
以紙牒相襲能無寃耶北某某讐某之辭數百年不
雪之寃君顧循誣以深其寃耶君當有賢子而深人
之寃不祥先大夫駭之曰君第三子尋當掇科有如
斯矢請射以决矢投至三豎地不仆王曰是在季子
無疑第錄予後當有辯詰難酬答有如生人周旋以

退畧不知其夢也覺時漏下三鼓呼婢燃燭促不肖起曰適得異夢云云其曰某某讐某者將覺時猶知其姓名旣覺無復能記矣汝其勉之時正德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夜也旣旦錄收舊稿行實仍從闕畧至嘉靖乙酉不肖幸舉於鄉適廵鹾初丙濱先生詢及稷志諭請呂解元涇野子校正命縣史李子介菴以供梓事期在必成邑縉紳王子栢崖秉筆增修疑有異議不肖以前夢告栢崖曰是墓在廉城翁仲羊虎翼如也碑在原上詰旦可詣以詳其文是夕不肖夢

寢室懸絳旆數段大書唐丞相某數字狀如銘旌意頗嫌之洎觀碑刻馮令問書牧豎剝毀過半反覆辨别其刻理隱隱若有光起想像以復畫點者殆盡柏崖異之始悟前夢絳旆亦渤海感之也歸而記其事於傳云云以全文附之墓類其疑有當闕者姑如凡例存以俟博雅君子而稷山志傳矣

論曰論人於千載之下而考其行於殘編敗楮之中可盡信耶文有詳畧辭有眞僞秉直筆而不負萬世之公者幾何哉渤海之事固漫於無稽矣直以若夢

斷之渤海必正人也其負氣必正氣也否則妖邪餘孽磨滅久矣猶能有是感名於千百年之後也耶況以事理推之又有不可厚誣者蓋錫爵分茅唐天子之褒功也旣薨而表其墓於鄉豐碑羊虎翁仲一如其制又唐天子之崇賢也安祿山之凶桀不臣唐天子不共天之賊也渤海生爲之黨得保首領於牖下足矣而復得濫唐天子之恩典於死後吾不知渤海王果何術以愚唐天子之至是也耶唐至不道肯獎逆黨以爲亂賊望耶肅宗在唐靖難誅逆中興有聲

賞罰之典固獨淆於渤海也耶竊見先朝宸濠之變虐熖洶洶固祿山之徒也非陽明子以身當之出謀發奇動中機會則西南蒼赤之苦未可知也事平而弗終其封爵吾恐陽明子之目弗瞑地下有如渤海王之托言於夢中也

新築邑城記　布政　亢思謙　臨汾人

稷邑在平陽之坤隅古高粱地也南有山廣延豐潤相傳爲后稷躬稼所邑因名焉西連吉隰崇岩廻谷實深眛緜曠之區渡汾而東即達秦魏孔道夙以形

制稱且原野衍沃誠壯邑也故有城高堅未稱嘉靖
乙卯以地震盡頹隆慶紀元秋逆虜猋突踰鎭西入
汾右烽火徹於河東民洶洶不自保事上聞天子逮
諸守帥置於理遂詔公卿各抒遠猷廷議請西北諸
內地悉高城浚池爲不可犯計以寢其乖涎詔允行
吾晉總督海豐陽公濟寧靳公按使商邱宋公分守
安福歐陽公分巡沔陽吳公郡守平原毛公麗水呂
公胥飭胥毖帥諸令長祗若天子之命戊辰春三月
邑令孫侯登士若民於庭詰之曰宅於山者必崇其

援柵宅於都者必峻其垣墉細民周藩以爲固恒然也矧名區大邑可俾城壞耶頃於隣之震予與若夙夜虞茲之不足於庇也至寢食廢今天子下德音諸大夫承休美予曷敢弗虔顧貲若力之無從諸君其奚以爲圖士大夫旅進曰茲吾人百世之防也侯之念我至矣請惟力所及供倚發取所需苟吝以自私而不公家之務是急非夫也民從而繼之者如一口出遂相與庀貲僝工若恐弗先侯曰財用集矣出納不可無經也乃屬致政邑尹史君簡鄉進士加君傳

梁君維裴君賜監生王君汝愚俾緒正其盈縮而浮冗釐焉材木鐵石灰甓之費鉅萬計也侯曰是宜厚若直而時若儲乃屬鄉進士鄭君命高君應聘監生裴君經俾趣辦其物宜而綜核審焉按籍料民因民定役授方分作計堵考成矣侯復曰効力異齊無稽則怠乃自東北歷北而西為門三屬邑簿李君恩詰南門一屬司訓岳君徵劉君廉東門一屬毛尉緒俾督察其勤惰而勸戒明焉侯出入籌維躬程百務時進諸匠民飭之曰茲惟永久圖也取材惟其良毋蘄

其費成材惟其堅毋尙乎華致用惟其久毋速其成

爾其愼戒哉愆於度浮於食邪有常刑復拊循其丁

夫勉之曰茲惟典守責也顧我躬不能畚鍤與爾共

此勞然我心未始斯須不在此役也爾尙堅乃築深

乃浚我將考爾勤恤爾私諸役及民胥稽首謝曰是

惟小人之依也小人無能自爲以勞所事疇敢不祗

茲爨訓以自隳所依也時諸在役者卒分番更上勞

役適均餱復津犒有恒鼓舞無倦廻羣情感憤踴躍

競趨杵斲相聞勠力並作迄秋九月而城成廣周五

里厚丈有八尺崇視厚增爲丈者二池深爲丈者三
濶如之闢門五東曰望堯西曰思禹南曰帶汾北曰
昇射東北曰引泉門各有樓壯偉渾堅稱門之制角
樓四視門樓具體而微敵臺二十有五臺各有亭雉
堞千四百有奇堞各以甓望之巖巖奕奕稱金湯焉
然費以白金計爲兩僅三千役自肇功訖僅十有八
旬而畢問之四民無厲者一邑之民樂觀嘖嘆謂微
孫侯則此巨防曷從成繼自今寧宇優游子孫永保
可忘所自耶於是史君偕鄉進士甯君桂介太平樓

生盧君爲邦邑生胡君叔温手染君所叙狀徵予言
予惟昔周宣王之中興也戎狄内侵矣而勞帥之詩
曰往城於方終之玁狁於襄蒸民韓弈諸章復致詳
於城齊城韓之故盛世君臣所以鞏諸夏制遠夷固
本伐謀率是道修也今聖武惟揚柄臣執道風行海
内於周宣有光矣孫侯遵制奮庸因時動衆樹茲嘉
績爲諸令長先豈非眞知要務大丈夫哉夫時以舉
役民忘其勞制以均輸民忘其費是宜士庶之畢誠
樂義無忝於后稷之遺黎歟雖然稷爲要害元魏守

周已必爭之矣雖匪僃冦城可弗理耶而必待孫侯者謂無由然哉因時遵制匪才則功罔臻動衆奮庸匪公則謀罔協侯之燭微先物細大不遺虛己博稽衆思畢集其才其公偉矣是宜奏功之易易也侯既成城復簡丁壯聯保伍除戎器謹衣袽其所以設無形之險者又遠且詳焉君子於此可以考政侯名信字承卿關西安化人舉乙卯經元典學襄陵有雋聲擢稷幾三載布德惠民上孚下豫當別有記云

韋公祠記　叅政　梁綱　邑人

韋公祠者祀韋公者也公在西魏時以晉州刺史移鎮玉壁大有功因改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今稷邑即勳州之舊而玉壁之一也按往蹟而景先喆令人有餘思焉思則久久則不忘是故崇之報之者情也禮也協諸義而協也或曰公之有功茲土業已祀名宦矣復祀以祠者將無瀆禮乎嗟乎公之功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厥功大矣是故有取於特祀云且公之鎮玉壁時其他善政不具述昔高歡之有事於西也以玉壁者其梗也於是傾

山東之衆廹臨之當是時敵人之志既堅而攻擊之
術亦力在我且人人思懼矣其孰與之抗乎公威望
夙隆而又才與誠合其最著者如敵起土山欲乘以
入公則先爲高樓而又縛木於巔以過其衝敵穴地
道公則掘長塹以要之仍簡壯士於塹處每穴至塹
卽擒殺之諸隱地道者輒積薪爇火以皮排噓之咸
就灼爛間造攻車以布幔懸空中車不能及繼以松
竿火幔公復作鈎刄竿至輒以鈎斷松麻俱落已又
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四路於中各施梁柱

灌油火之柱折城遂崩公隨崩處竪木柵以捍之竟不得入俄又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邑萬戶帛萬疋公反射城外云有斬高歡者如之公之弟子遷先在山東敵人縶以刃刼公慷慨激烈辭無顧意士卒亦人人感奮咸有死難之志計敵之攻擊凡六旬而士卒死者七萬人至此智力竭矣尋燒營而遁嗚呼此公之禦敵大凡也而玉壁不即塗炭者皆其賜也乃今故墟尚存而深秋後凋無亦當時英魂毅魄不即湮滅千載之下勃然猶存

耶故後之致美者謂之玉壁秋風蓋有取云或曰楊堅篡國尉遲迥等死之而公以熨斗借喻將無激之成乎按史鑑熨斗之獻李穆父子所爲耳非公意也然卒無一言辨詰者意或有他圖也易曰健而悅決而和或在茲乎況堅以貴戚攝政挾天子以令天下雖威福擅權而其篡形則未具也迥之舉兵正嫌於發之早耳至自稱大總管是又自啓亂階耳身死而無益於國將無徒死矣乎公於此亦權之審矣如以附堅爲云是功名富貴者流也是叛逆不道者也公

於時年且七十餘矣稱疾乞骸骨者再四矣又將隋國而食邑萬戶矣功名富貴安享萬全外此何覬也亦又何加也而肯附堅以自陷於叛逆不道之歸哉矧祿之所入悉贍戚屬而一無所利而復希意於萬一之獲非其情矣公嘗自許於歡曰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夫不爲降將軍豈肯爲叛逆臣乎公卒之次月堅遂自爵隋王又明年二月稱皇帝度堅之心始而臣服者以有公在耳未幾而遽篡者以公既歿而可以肆志也使公而少延順逆成敗之勢烏

可料哉故朱子書曰周相州總管鄖公韋孝寛卒直與之矣余因表其功悲其遇而因以直其事焉先是未有特祀者祀之自今李侯始祠既成命余爲記記曰公字叔裕京兆杜陵人祠在東郭外仍故署而更置之民不勞而事舉其意有足嘉云李侯諱汝器字孔與陜西葭州人也貳楊君宥倅吳君宗儒薦幕徐君懐德咸事玆土因並書之

何公祠記　梁綱

朝廷建官凡以子民也而民所望以遂厥生者實係

乎官之子之者何如耳然官一也而尊卑上下殊焉故民之稱謂亦因而隆殺乎其間上而臺省藩臬則尊之曰祖其次若郡邑守令則曰父母夫祖父母之稱乃生民家庭之常所以各尊其尊各親其親也而舉以加於臺省藩臬守令者何哉蓋臺省藩臬守令皆所以子乎民則天下之民皆其子也而民有不尊且親者乎尊之親之而有不追思崇奉若民之祀其祖父母者乎然其間又有至公至當之論而未可以私好偏暱爲者此又法之云也祭法曰法施於民曰

以勞定國曰以死勤事曰禦大災捍大患之數者又所以節約其尊親之情而垂世教淑人心之大本也烏可以一人私好偏昵爲哉何公以都御史揃循全晉而稷山爲晉下邑勢甚疎遴非有得於聲音笑貌之素且相距幾百年而民之尊親如眞祖父母至其追思崇奉眞如子之祀其祖父母者此其故何哉無亦以公之能子乎民故民之所以報之如此耳且稷爲后稷教稼穡地民咸以稼穡爲業顧厥田下下而又歲屢歉諸父老希薄其征輒以疏請上命中貴人

藪之乃中貴人之至則貴倨甚也且有他藪焉卒不遂卹之竟以虛狀聞疏者坐此誅因倍其賦曰加倍粮括之蓋四萬有奇而民愈不堪命矣比憲廟時又大祲逃移載路諸餓死者纍纍在目公惻然爲請於

上每粮石量取十之三而一切規則率視南中疏上遂報可會公以侍郎擢去奉行者泄泄然里人張煙復援公疏以聞而公適以賑饑至載中飭之議始行稷之田租歲省不貲此安所來哉秋毫皆公之賜公之力也至若機會之值而阻阻而復值此又公之一

念精誠直欲惠利於無窮故假以便而竟所志也夫公之子民者若此爲之子者將不如祖父母之尊親乎尊之親之而有不追思崇奉若民之祀其祖父母乎是故特祀以祠固所以報之也祠在稷東門外南向正堂三楹東西廡各三楹門一楹前爲綽楔扁曰何公祠卽爲大門云工始隆慶庚午二月迄十月安主告成焉既余以陳情歸里乃始爲記記之日萬歷乙亥秋日是役也倡議於孫侯而營度則裴君也蓋帑無費金民不知役而表功崇德施於後世夫子所

謂富而好禮者非乎公諱喬新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孫侯諱信陜西安化人嘉靖乙卯經元遷戶部主事裴君諱經爲光祿署丞

重修廟學記　　梁綱

稷山縣治之東南蓋有廟學云肇建於元貞元間歲久圮□□興茹侯伯賢奉詔因舊址重作大成殿兩廡戟門官舍講堂東西齋以及庫庾庖湢之屬雖云略備然草昧之際實未大且美也宣德正統成化間楊侯春張侯諒主薄王君懋德皆嘗一修之又九十

餘年矣頃因地震愈益傾敝而有司卒莫之圖也孫侯至未幾政通人融百廢俱舉乃謂諸士曰大崇道莫先於廟惇化莫先於學釋此二者吾無所措事矣今茲廟學頹然將廢吾何人斯忍視而弗圖也乃卜日命工俾主簿李君思喆董其事蠹者易之欹者直之覆者起之隙者錮之齾者齊之黕者飾之自殿廡重門堂齋祠廨各以序為然其規制舉稱其度無或采新焉若位置大抵仍舊而崇高壯麗鞏固謹密非復昔比矣始事嘉靖癸亥十二月訖工於隆慶丁卯

八月於是妥神有室棲士有居講藝有所觀者莫不嘉嘆孫侯又以其暇訊德考業大豁厥蒙藹乎如時雨之滋而春風之襲也維時邑博孟君屈君率庠生鄧時泰謂余曰學宮之不飭久矣今孫侯以爲己任興作之績不可無述以告來者屬余記之余既許諾有河南僉事之命又數月乃復之曰諸士謂孫侯之飭學宮而已也抑亦望諸士之自飭也今而知學宮之有堂奥楹棟戶牖堦戺墻垣丹雘也亦知吾身亦有堂奥楹棟戶牖堦戺墻垣丹雘乎是故蓄養宏邃

居安資深則吾身之堂奥飭矣敬直義方獨立不倚
則吾身之棟楹飭矣廓其蔀屋以進高明則吾身之
戶牖飭矣禮儀威儀有敘有秩則吾身之堦戺飭矣
閑邪存誠不爲外誘則吾身之墻垣飭矣遊以藝苑
文以禮樂則吾身之丹雘飭矣夫物我内外之道一
也今不虞身之不飭也而虞學宮之不飭也學宮之
不飭也何患乎兹學宮已飭矣又値孫侯雅尚儒術
敷揚德意不屑屑於簿書期會之末是文翁化蜀之
時也諸士其勗之哉孫侯名倌字承卿陝西安化人

乙夘經魁其在吾邑治行種種兹不著著其大者云

答胡順菴書　　梁　綱

大尹公之來稷也蓋以才推云故諸所振刷更新提桴鼓不特一時稱賢即不佞耳目所睹記可更得哉曾未幾何乃今羅此怏怏如來諭也獨此均丈幾於僨績此不佞中夜太息恐恐然復爲斯民苦耳幸差有次第而大尹公已持大總即今儼然在衰服中獨此惓惓可謂急先民瘼矣第六等之分難以適當而清水猛水井園水之名不審列之何等大抵清水

涸嚮不常非若絳之鼓堆襄之龍祠比而猛水非雷雨暴盈不可卒得若概以水名恐爲不堪又田之最下者槪以平地注之恐膏腴反輕而最下者包賠不前矣此最下之田所當從輕而不可槪以平注者也𠞰承面諭謂宜順人情宜土俗而人情土俗又難周知此不佞復爲此喋喋也即如敝邑丈地之法果無滲漏遺而坐派稍拂如良法何妄意但稽其舊額而不爽其六等之數若上等水若干即以若干額之不必多增水之名色也最下如所云坡砂鹹者但以坡砂

鹹之數額之庶肥瘠均平情俗兩當而藏富於民者非淺鮮矣辱下問敢以實對惟執事裁度而施及之幸甚

謝大中丞改代徵啓　　梁綱

竊惟稷山肇跡唐虞爲王畿首善之地開基后稷實周家始稼之邦有田一廛而厥田下下有民一鄙而厥民㝉㝉業本明農操豚蹄而望歲風存乃粒飽饘粥以何期時貸粟於監河每同衣於昆弟雖則用從纖嗇固其俗之使然要之民鮮蓋藏亦惟貧之故爾

況夫疏捕踐更恒宜辦之甚亟兼以門攤戸稅何取
數之太多剜心頭以醫眼前日甚一日責新緩以難
新穀年更一年嗟民瘼之堪悲即更僕而難數詎期
文嵐二邑忽而戎虜長驅據其剽掠一時不無行惻
要之經常大計自有機宜胡駕言於恤隣遂藉口於
明例以彼額辦屬我歲征始則俛首而乞憐終則抗
顏而久假以閱歷則三朝五十餘稔以灌輸則三萬
五千餘金即使民力普存猶屬無妄況茲天災時有
亦又何堪辟如當食藏口而戕生猶之耕田舍已而

急彼長鳴有口空慚踴躍之金控訴無門甘爲臃腫
之木恭遇執事中朝碩輔東魯名家節鉞籌邊折衝
樽俎之上謨猷經國達觀蔀屋之微每一視而同仁
復再思而酌處念玆陷溺卽手援而何嫌適彼平寧
雖璧還而奚損歸其所本有原非分外之增去其所
本無是豈從輕之謂協同寅以申命可質上蒼秉獨
斷之乾剛具占中赤靈河洩潤懸黎再暉奚九里之
足多將八埏而畢照芸夫牧豎愜楚人得弓之情蓬
牲藿貧切魯陽囘日之感酬歌擊壤付耕鑿以何知

鼓腹康衢忘天地而莫有恩將日至銘戴莫由感并雲屯鼓修罔劾伏願爲民加愛體國自珍壯鎻鑰於北門長城萬里樹甘棠於南國吟口億年某不勝幸甚闔邑之民不勝幸甚

洞神宮會友題名記　梁綱

余稷北出郭折而西又折而北蓋有洞神宮云道家以奉老子者會友者曾氏所云以文會友者也夫文則儒也而奚取於是蓋逺囂卽幽樂羣程藝是故君子有取焉會始嘉靖丙午秋月月凡九會會必經義

間出諸雜體而品評則互見之雖其文人人殊其寃
則人人造也以故一試再試輒次第列高等以科貢
售者奕如也既廿載余以楚藩議陳情歸里諸同會
者以余始是會知會所由俾列其名而記之余不文
顧同善之心尤爲懇懇因誠以辭曰茲所列者皆其
遇售者也未遇者不與也奚不與也不勝其衆多也
亦以示勸也蓋人情不鼓不作不激不憤故有俟於
勸焉勸之何必將曰均此友也均此會也而遇者與
不遇者不與吾其安之乎則所以鼓而作激而憤者

不容已矣故曰以示勸也夫爲未遇者勸則旣遇者可肆志矣乎噫奚可哉且吾與若自始會以逮於今其所自許與者固若是其裒然大皭然潔也嗣是而行可能易厥初乎出而易之則所許與者安在哉是故以此而處郎以此而出以此而求志郎以此而達道雖其中秩有崇卑行有通塞而此志曾不少移易所謂可貧可賤可富可貴而此志終不可亂若是則凡我同會者不有餘榮乎不然昔日之許與者如是比得志行也顧又背而棄之豈直自反不得而當世

誓之後世詆之辱孰加焉夫榮辱相去甚遠也好榮
惡辱夫人必至之情也以其必至之情而世或不免
焉者豈其性與人殊哉此其中必有奪而去之者矣
夫惟奪而去之以故背而棄之無怪也嗟乎自遇而
售者尚慎所以奪而去之不至於背而去之凡我同
會者庶幾其終有餘榮矣乎是爲記

社稷壇記

知府 王時濟 邑人

夫凡君國舉稱社稷而祀之維何按祀典社土神稷
穀神人非土穀罔生立從而祀之爲天下報功教民

厚也配以勾龍后稷何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播植百穀者衆矣惟勾龍兼食於社而稷爲穀神固以功配之與是禮也遡諸三代於周獨詳詩曰乃立冢土言社也曰以御田祖言稷也至於載芟春祈良耜秋報崇重之義何至哉後代因之禮文異制我明興釐正百祀於社稷尤重上自有國下及郡縣所在有壇率以春秋二仲上戊日敦祀成典也稷邑故有壇在城西北里許積歲頹爲牧豎塲隆慶丁卯邑大夫孫侯覩玆惕然尅期鳩役勇於改作凡爲壇崇三尺東

西二丈五尺南北如之四出陛各三級左建神厨牲

房齋廊各三間北甃瘞井途南向周繚以垣上瓦下

堊不踰月竣工蓋民悅易使故也侯負通敏之才行

宜民之政其慈祥惠和旣足以同其人民爲之民者

方伺侯令使而樂從之卽社稷之役侯亦爲民非自

爲也而孰敢後故一率作而壇壝改觀神道尊矣且

無妨時無病費量工易宜民心悅矣合民心之悅以

供明祀以昭德馨是謂民神合和而福不介者未之

有哉侯孫姓諱倌字承卿陝西安化人下車以來與

建人者若城塹樓櫓若孔廟臺察分司各有專記者
不書茲據牲石所在書之已爾

山川風雲雷雨壇記　王時濟

稷邑山川風雲雷雨壇故在南郭外歲久荒廢至無
以藉俎豆承嚴祀隆慶丁卯安化孫侯來令稷政平
化洽民是用和於壇重作之周繚以垣方五十丈臺
崇三尺左建齋厨庫所凡幾間南大門幾間不越月
告完於乎篤矣哉侯之用心耶夫今之令古諸侯也
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周禮有風師雨師宋始從以

雷我朝從以雲蓋山林川谷民取材用則祀之風雲
雷雨民資穀實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聖王制
禮之精也稷為晉下邑民樸俗蠢土磽賦重設令以
來鮮能以治行稱者乃侯下車布令一意寬和與民
更始其煦沫濡哺不啻如子弟而民事之如父母然
後幽理神道崇正祀典有必舉之茲壇其一焉且其
言曰民神一道慢神則棄民神安則民福吾所舉重
吾民耳若不民義之務而聽於神則吾豈敢先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固侯之用心與茲以往歲時豊稔則

有報享雨暘愆期則有修營壇不毀而侯之澤及於民者將與壇俱永乎侯諱信字承卿安化人嘉靖乙卯領鄉書第二他所興建各有記故畧之云

重修邑厲壇記

知縣　高應聘　邑人

夫壇有厲以仁鬼也祠廟所不及妥秩祀所不及錄游魂紛莽茷嗣無歸者於此揚搯而歆饗之於以見皇恩之淪洽汪濊淵淵乎超軼古今矣壇舊在邑之坎方從陰位也以歲久傾圮蕩然爲狐兎所廬祭之日惟誅茅行事已耳卒罔有注念於斯者安化孫侯

來宰是邑之明年政和物阜民恬神依爰有事於厲則惻然曰凡稷之鬼皆吾鬼也吾不忍使飄飄之靈無所依以病吾民乃鳩工聚材戒事鼓役不再閱月告成焉按環垣而甃之者凡五十餘丈有門向南有屋上北有封土崇三尺許方之爲丈者各四有竒有通道俱布以磚轉折而東也有撰堂有齋厨亦各三楹翚如翼如眞足以達精禋藉俎豆遠物蠱棲幽靈向之歆委交加者至是秩然其攺觀矣然侯之振理頹墜則不自厲壇始民務自城隍堡落以下神廟自

后稷孔宣以下公署自察院布按以下賢祠自二段何公以下壇壝自風雲社稷以下凡厥經始無慮數十役旣各以次就緒則斯壇者固侯加惠神民之終事也夫稷之敝久矣百廢環列如蝟如山兼以客歲千里之旱胡騎又因而內薄民懼且嗷跛勞且沸侯際斯時僉爲侯慮侯獨毅然以振蠱爲己任悉索墜典一舉而新之因事布置各中機宜君子曰才上不支諸帑藏下不累及編閭如期奏績而公私囊橐之疑無緇焉君子曰廉且是壇也非名神可以徼福社

非名樹可以資遊觀乃眞純一念直徹幽冥迄壇址之聿崇實非有所畏與利而爲之君子曰誠夫誠則靈乎廉則威著才則功樹侯之嘉績濯濯有由也若徒曰幽無鬼責如厲壇者烏足鳴侯哉侯孫姓諱倌字承卿號範埜舉陝西乙卯經元蓋人傑云

重修后稷廟記　王時濟

后稷山在邑南五十里有廟祀稷古矣按地界唐虞畿內曩稷爲農師居此故以名邑云累朝尊奉太常定甲以夏四月十七日邑大夫率禮嚴祀肅若令典

惟廟棲山巔風雨易蠹雖有作者各沿偷隨承事不
敬神明弗歆有以哉隆慶丁卯安化孫侯信至則敷
百里崇秩羣祀未幾祗謁廟堂慨然興思銳意作新
謀諸吏民僉曰如願乃捐俸易材即山取石工獻功
民樂役經始巳七月越庚午告考正殿三間前甃
露臺方十四丈五尺周築蕭墻露臺東過蕭墻别殿
三間祀姜源臺南甬道左神厨三間自甬道東行折
北爲官廳三間稍西鐘樓一間外甃石垣厚六尺高
倍二之三繚亘幾十丈幾尺役畢耆老劉尚禮介司

誠華陰屈君徵涞水劉君廉列狀請記余觀古先聖
哲王有功德大造於民者天下後世罔不尊禮各祀
有土以示崇報載惟后稷生赫靈異出毗勳華當夫
民奏艱食憂及堯舜爰教稼穡以開粒源故詩曰后
稷之穡有相之道若乃禹拯昏墊匪食曷生故詩曰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契敷五教匪食曷淑故詩曰無
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由茲言之堯舜同君不無讓
德焉禹契同臣不無讓功焉他可知矣於惟大哉用
是培西周之業克代二王享南郊之祀綿及八百宜

也雖繼世以來禮廢圓卯歲時殷薦獨隆此邦若曰
生所理者神必安爾肆我孫侯治邑課農稼穡率乃
舊章家安耒耜民迄康食尤以神宇所在宜崇瞻仰
遂振久圮之基克成維新之觀所謂既成民而致力
於神者非耶自茲神安時格益永休和歲仍豐穰俾
藉既於無疆皆侯之賜也夫善舉必書記事之責況
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敬勒嘉績昭垂遠裔復
繫以詞俾祭者歌之詞曰於穆后稷立極配天邇茲
稼穡迄億斯年何以報之于登于豆秉德維虔亶切

以奠新廟孔碩敬明哉侯神用時享福祿來遒

長史梁公墓表　　尚書　崔銑

宏治庚戌春先南郭君守延安入覲已事言於太宰三原公曰郡游荒之後士大廢學無良師爲爾請選省試中乙榜者署學職三原公曰守言良是命選司識之且擇其優者往夏諸君懷檄至教諭延長則鄭人楊懷思善甘泉則崇慶李先生諱健字子乾清澗則陽城張緯大張延川則我時齋先生諱溥字宏濟訓導膚施則廣安蘇森茂之綏德則中江彭萬里衢

亨閭中楊法惟深先君咸賓之俾大敷訓十餘年間延安科第遂與西安可伍先生純心重儀吶言敏行不爲華貌絢詞善朱氏詩發意指物章摧字鍊爲文訓典雋永味長旣教延川先君又令署篆郡中學以教他士銑甫成童獲執汛掃之役又署延川縣事平賦簡訟郝氏起大獄無能决者先生鞫其實悉刑之其兄弟叩神誣訕旬日兄弟死於瘟任將九年丁外艱歸鄉里諸生別皆哭失聲服闋晉南監學生再晉慶府右長史乞歸養不遂遭母喪後寘鐇叛逆撻矯

旨罰贖米四百石人謂以米價之半賂瑾則免先生竟輸米兩治喪遵行家禮服闋至吏部宰邃菴曰此生在晉陽爲我賢徒在秦爲我良屬在慶府爲剛傅不以憂還賓鐇無變矣補秦府右長史先生操履修潔臨事介直自王以下咸敬信念長安李盤嘗訓導稷山歲往祭仍粟其妻子以其暇修稷山志徵實明典示政學之矩不幸遇疾而卒正德丁酉正月十有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五生於天順癸未四月十五日先世本絳州正平人元初徙稷山曾祖淑祖東俱名

醫父鑄楊庄巡檢母趙氏配姚氏子三人相櫝學生格乙未進士知濟陽女三人孫男十人女三人曾孫男四人女二人先生疾革作遺命曰爲吾後者其讀書以明道安分以養德其仕者勿擾民而剝之勿厚殖産驕惰其子孫先生旣沒我姚母立家教子稷山人各法之厲其家吾友格以惠直治濟陽身先克約以率下夫世豊而縟禮官榮而恣習矣吾友其不汩流俗克嗣先德者乎

給事中梁公墓表　大學士　張四維　蒲州人

南京兵科給事中定齋梁公以嘉靖壬寅十二月三
十日卒明年癸卯附葬先兆前侍御少京兆曲沃李
公爲銘誌納之羨中其述公世行詳矣公有三子伯
紀仲綱季維俱通敏直諒爲能以文行世其家當公
歿時伯子已有聲庠序中仲季方幼迨後八年爲嘉
靖已酉而伯子舉於鄉又三年壬子仲子繼之領省
解又六年戊午而季子復繼舉焉迨歲壬戌仲子遂
登進士蓋公歿且廿年而門祚奕奕盛矣夫君子修
德學道入以治身出以澤物咸所自盡者非以要福

於天而責效於後也然德厚則享豊澤深則報重猶之濬泉獲滋植木蒙蔭理有固然矣其或厚積於躬而不延其享博施於物而不食其報則其渟蓄未艾之祉必於嗣人發之此天道也公自髫年志學誦詩讀易隆師取友奉父遺訓與伯兄砥礪期繼先業以所見聞著之於躬行而發爲文詞故其事親孝事兄悌與人忠其汲汲獎導後進也若不及而所著述若窺易集定齋存稿皆鑿鑿有緊要不爲空言蓋其德之積於身者如此登第後爲山東濟陽尹濟陽劇邑

也久無善理民多流移公汰貪墨抑豪右懲渠惡剔宿弊未幾邑里肅清民相率復業既久爲之罷無名之稅以通商賈詭隱之田以均賦立朔望稽察之令而馬政修定賓旅往來之式而民供省諸所注措皆不循襲故常以振敝息耗爲巳任有傳記所稱古循良吏風嘗自牓其堂云一鶴一琴亦是身邊贅物匹夫匹婦孰非膝下嬰兒旨哉言也仁政厥有本矣至若辨禹城之滯冤而郤其餽戢巨鐺之横索而使之服則尤所表表者於是撫按諸監司亟稱之曰賢署

上考是公道之徵於物者又如此使天假公以年方當昌言讜論以贊廟謨兼濟廣施以康黔庶乃甫拜諫職尋居憂而歿不惟百鍊之刃試於小割千里之足靳於遠到使識者爲國器惜乃西河故里薰善良之德者望拱木而興悲東土舊氓懷愷悌之仁者覩甘棠而發詠衆心所思衆口所頌於是餘慶旁衍膺在後哲科第蟬聯昆季競爽且將敷引未宪之施浸以浸昌以永貴於邦國即往事而方來者可必矣維昔獲與公仲子同游臨川皆所陳先生之門已酉又

獲與伯子同舉雖生晚不及覩公然叨此世契私淑風烈深矣仲子旣命豫臯走使燕京徵維爲文以表於阡道公行美甚多語在李京兆誌中茲不悉具但著公之大都如此以明屈伸相乘德福感應之不誣俾爲善者勸焉若夫世次出處之畧系在左方按公諱格字君正號定齋先世當勝國時自絳徙稷山祖鑄貢入太學任河南楊庄巡檢父溥領宏治己酉鄉薦歷官秦府右長史母姚氏以公貴交贈奉政大夫母封太宜人公以宏治己未九月二十日生以嘉靖

乙酉領鄉薦以乙未登進士以山東濟陽知縣擢南
京兵科給事中歿年四十四

劉公生祠記　　　布政　王道行　曲陽人

余與稷山梁理夫為同年友莫逆也余弱冠通籍守
鄧州理夫高卧家園每寓書必以名實相勗用是逭
吏議州人立生祠理夫慰藉比余在告理夫走使為
邑大夫劉公索祠記曰生而俎豆之與明甫同非明
甫孰與操其撰余實樂道之公先大司徒之曾孫皇
考少叅公襲貴介諸所遺槖中裝美田宅盡遜諸昆

季弟收其古名人書畫及手澤而已公卿間率服公
淸遠謙重名焉公性醇質不善奓靡居恒掩關讀書
不問家人産束髮籍諸生凡十與計偕議薦解額者
三輒易之公曰吾學足證也第不第命耳輩下諸君
子爭遣其子弟事之雜授五經後先取上第而公竟
以明經次補太學會同鄉馮鏳方柄用欲引公爲重
公力却之㞐刺不爲通比謁選得句容簿以爲簿廉
擢令稷由廣陵道御欵段馬兩奚奴擔負而從稷之
人士業已卜其勺水矣及視事務以愛利人爲本所

宜與亟與所宜革亟革以休息易苦煩以寬譬化徙訟以眞實格豪右以伯格淸萑苻以調停便踐更米塩陵雜率呼市人面給其値每謁上官程料皆自辦冠蓋使經其地肩蹄皆以錢募不以累民間緩租賦以寬民力而輸納惟恐其後嘗曰吾家之蒲鞭當更懸之吾不忍加吾民以族猾宿之便文詭對以法嘗者耳居八閱月行臺蘧蒢火駐節者遷怒公公不憚無幾有夜殺人者蓋比舍人舍匿諸偷以逞非伯格所及微也當塗輒欲猜禍其家公力爭不得乃嘆曰

令非司突者而不能免於燎令實司牧者而不能

其法何以官爲哉遂拂衣去行李蕭然士民扳卧者

枳於道操金而贐者肩相摩也公笑曰鄉者之一錢

尚在猶以爲贅政不欲益耳盡麾之民用其金爲公

立祠已更伐石而記之志思也人亦有言至頑惟民

可以德孚至賤惟民難以威刼吏治莫盛於漢庭如

次公翁卿諸君子用廉平爲理民到於今思之趙張

邊延輩雖武健嚴酷而自爲愉快乎百世而下猶恥

談其事即令之令長摘伏擿秘覆按人陰私機詭百

出見法輒取濕束薪入以博赫赫聲者其少哉解任時民有瞪目以送耳疇與何武之思疇畫陸雲之象如劉公之方去而留既去而祠榮名敷當年芳聞垂奕世者耶又聞茅山有公祠彼以祠廉簿此以祠廉令異日起公因間由郡守層累而上所在廉所在祠矣余浮沉仕版三十餘年而僅得鄧州一祠以之方公當更輸幾籌哉倘理夫不以余言爲疵請災石以代民口俾掾史管而傳循良者有明徵焉公諱圻字維一學者尊爲思峰先生云

辛公祠記

御史　何東序　猗氏人

余嘗以山右地圖案之三府四州之地四倍平陽熱計平陽之賦一百一十萬有奇當三府四州之半種穮粮食轉餽五原三關閒則中畜以上靡然發動田部吏受任見民月被榜箠未嘗不掩耳起走太府行縣見吏急若揚沸未嘗不反覆太息之也稷山平陽瘠邑也吏某始欲示信一爲儲胥七百緡民立辦輒上狀計吏嘉靖乙丑時賊入踩文水嵐縣得利去計吏請中丞院以兩縣逋賦稍移稷稷民不樂至欲匿

走兩縣代之畊其後中丞來與司計守士諸臣謀欲
返兩縣恐瘡痍未起徒見逋欲勿返復患內地不勝
蓋時未解嚴類襲冒贍之操苟非獨見多迷兩可之
論此因循所以久之故也謀者謂一歲須臾爾日日
而積之更僕難數矣七百囊篋爾銖銖而纍之轉轂
難載矣急病過誤爾悠悠而不歸膠柱難調矣蓋邊
氓不任溉種則權太創之租以紓之命之曰代征於
時莫能應者十邑而五銳士不足衝擊則發閭左之
戍以塞之命之曰民壯於時莫能應者十邑而六通

平陽皆以告困寧獨稷也萬歷辛巳辛公來撫山右生平氣奮不爲事所役見有疑勿決乃怒曰是何庸庸者所行部輒思立致祚膺嘗巡行千里聽於途有荷橐訾訾而比首者就而視之則僧然憊也公曰是何也曰代文嵐兩縣而寃賦者是不一歲公曰嘻無善田利宅之計而入多謂之寃賦無公平正大之體而誅急謂之寃政吾爲民平賦積一錢以上而使或寃焉吾之尤也且今軍興視當時孰緩諸郡輻輳內府餘貲斯豈不足而必當困一縣乎吾計之審矣故

桀豪傑卓詭摩牙借箸所不能决者一旦而還其主民彼之不能不復所固有此之不能不却所本無往之不以務殷口實前世之紛更來之不以積立德色他日之簡久幸匈奴得市驢喜保塞傳之無窮公倘激昂上陳願罷內地蜚輓備塞以與民休息使更繇之戍不行長虜之輸益寡平陽諸郡邑安知不次第見德如此也哉公既名之三年余同年友梁使君借其邑二三大夫以書幣馳曰始吾與子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述辛公茲受壓益習公也業已祠公何公

祠增而大之矣願子之一言余不佞返其幣謝曰詩懷名公孰私其邑里矧公晉樞府問揚疆外即不能以若邑私使君曰有是哉且後先拊循吾晉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顓恵吾莫得而言也如何公者捐白著糧一有德吾稷後數十百歲不能忘奈何去公數歲忘之乎吾儕以公之賜曰是力作而專生之民無弗樂更生者嘉厚純粹整穀之民無弗暇事其長上者歲之災祲無凍餒逋於公者公職國之內隸視職國之外隸誠未知其何如顧不在黃次公功名間

矣不佞作而復曰二三大夫其言信而有徵哉公拊山右稷爲其下邑而祀之記之而已他何敢知公諱應乾青州安邱人嘉靖壬戌進士何公諱喬新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祠建邑之東郭自隆慶丁卯事在粱使君記中使君諱綱湖廣右叅議同辛公榜乃中丞成都高公文薦洎邑令安邱馬君懋後先持議咸有勞績余得具列之以俟考其爵邑

李公去思碑記　何東序

李侯令稷之明年爲萬歷乙未換縣去稷人叫然若

狂渡汾踰嶺走向余涕泣然後乃言曰吾儕小草民謀上封事爲侯求畱不得得磨崖姑射山仰止乎侯君盍爲我謀之余咄稷之良苦與賢者之難見也不容遜頗采其治行記焉侯才信精敏已試爲吏益習民事下車輒從其賢士大夫問民疾苦與除之已質治得失取里甲之名亡而實存者務盡亡畱僇從不具三耦人不知其出入令君也稷苦歛不齊辦侯兩稅緩急與爲期格勾攝不用又請報一切白著無名者兩臺使者策利病病有司有司以文應而民愈病

侯爲條畫諸便盇所部施行之官無溺職而閭里宴如發吏胥之竄籍上下其賦者諸胥自是伏萌無敢撟虔虛已以待訟者晨辨盈庭者日昃聽之使盡兩造皆服乃已犯非發徒重者不繫囹圄爲清邑豪子鮮衣相隨博奕或負浸爲奸盜以償博善家子失計亦復爲之禁弛靡常侯曰彼吾良民所繇適於教未也乃懸令市中申敕既熟屬諸父兄各誨其子弟毋犯犯得自請治之曉曰吾不欲奪賢父兄名諸父兄相謂令君實保吾家其子弟皆竦如有所向侯既與

之吏始俾就兩社貧窶爲除吏繇閒出錢穀以給通經者爲社師社各數百十人爭門者之指紛如也盜以弭息民有横病不得藥侯出俸爲藥遍以分施或爲棺蓋歛赤丁行道舍宿皆受焉其學官子弟待侯舉火與室不縷指既已振士之急不矜其功士旅持見必和顏接之詣學宮不吉月至至則倚几講士業如都授士日纓紳闔門矣以廉律士大夫子弟始員進假貸束帛不得見入朝舍車而裹餱就道群吏以爲難侯固其鋭者人方楊尹文卿孫慶陽官夫兩令

文章餙吏見環頴故稷以方新令至秉氷玉舊令何可同日語哉侯久在田間憤民朘竭其當官一意在民上官左右或道索饒馬不得輒曰所不姤諸稷山取信吾主非類也同聲齮齕侯而侯獨念誠不能以吾民快羣小此其度視得失奚若哉是可爲吏積於德建幟表末俗顧不獲乎上以去君子葢益嘆民之瘳也何日之有焉嗟嗟周人懷名詩詠甘棠越王思范工鎔金像侯之不獲在群小而其獲也在士民方之古策不宜多讓乃若齊之卽墨賢不肖不當世哉

不俟其異世始足戒也好事者或狎而不譚譚侯事稷又一郎墨矣侯今移合水不改其度以伸於世旦暮且超拜侯姑射若增而高侯亦無遐心於稷微獨稷之思侯也侯諱希名字維翰别號太宇蘭陽人隆慶丁卯第一人中萬歴壬辰進士其上世皆仕知州有聲豊安諸郡余建節燕路故老猶傳其槪云

劉公去思碑記

都事梁紀　邑人

天子往震然怒江陵也實得長山劉公疏云江陵旣籍屬有復公者公業臯陝稱貴重竟佐令高梁高梁

故下邑民故幅梗不易理既歲比祲多委賦外逋即不逋復詭賦旁里巧避少年無籍易聚爲盜趨博陸中豪以下競亥不式計一更始能誰乎既辱公令幸甚然不既年天子重故適江陵且得高梁最擢南駕部瀕發諸鄉士父老泣留不得無何學博洎諸弟子員以思公走梁伯子欲言之石伯子詢所思故乃曰公以貴人令高梁人且恐比至温恭委蛇若未嘗貴者時名三老問民間艱苦即一切簿書期會不難躬御曰令食郎六百石實萬戶口待命一不愼將斃實

爲民然吾致腹心人不恃耳目第亡欺吾耳故救毋
巧避賦若故更不問民若赴毋游惰自廢任偷辱若
先若故民若赴毋習奸若故罟三尺民若赴毋競奢
若故無益民若赴其所督賦直一帋委隸擔載恐後
不若故卒十輩出若叔訟不待悉兩造而剖各得意
去贖鍰不問不若故第利入矢令民益抑不白條民
便利凡二數上得悉罷會憂旱步禱郎大澍不至爲
災開取民間布菽蔬給償輒邁值表寒婦節風里捐
祿買藥活甚夥若是其惠利民然哉廼所爲學官不

概是葺宮垣樞俾而得廬遺河租如而干俾而得資課章句授解俾而得業窘不任封取輒厚遺以佐俾而得終始卽人處慈父母袵席呴哺何依依也倏遠而去然能忘念公哉伯子蓋時念公者聞且益楚竊計一人心耳始聞而恐旣得益親久益安而去而留而思而思復托之石寄永久公何以得此人人則向者種種甚具有法格之深哉爲收是說而存之見博士君洎諸弟子員意如所謂吏民者當踵是矣公諱[illegible]相字維衡號頊陽山東長山人起家丁丑會魁

梁先生祠記

學士趙用光 河津人

德成於卑宼於尊尊本於情槩於禮德士者逃薰羶之境棲寂寞之鄉我無僻行人無駴心見謂處卑人且可尊蓋人趨薰羶衆我安寂寞獨夫亦獨尊耳衆於何有乃人亦有因而尊之者生則灑然異也而歿則俎豆於賢人之間伏臘奔走而不能忘也人情乎相於情將淫於禮惟稽之祀典於禮不僭然後祉而祭之於鄉之人可謂曰公即其後之人亦非以私昵也夫人情則何窮之有惟槩之禮則是以禮制也有

其舉莫敢廢也者其必以此乎高梁靖孝梁先生心恬於榮行合於道朝旌其孝里瀸其仁閭黨齊民身相安表相慕焉而後進有志之士望典型而趨步焉且八十餘年即其生時里之人業有祠之鄉者迨其沒而冢子蕙復專祠尸祝之人不謂昵也夫梁先生下邑一孝廉耳進不階於朝布天子之德惠以澤天下退跧於野會未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翹人而人爭赴之今之祠距城里許過者必趨入者必致恭焉曰梁先生之所棲霧也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先生

居恒著書號樗櫟子意若無意於用者而人卒不能忘之則先生可知也晚末世教陵遲人艷華膴寵所爲崇重而嗟慕者顧反在於恬退於以見天理民彝千古如新而先生修德就閒安卑成尊反不常之貴賤而操其大常則道有極則勢有重本破執見而觀之域外知所極重果在此不在彼也古昔法施於民列在祀典意不獨剏制立法當有蹈不踐之地崇無用之功秉德於潛而爲法於衆者則梁先生之祠又秉於典常非苟爲私昵而溢於情者比矣君子於是

謂可以徵德可以風人可以篤情可以白禮具四善焉祠之不可已也如是先生諱紀字理夫號晴右曰靖孝則先生歿而門人私以謚之者也

梁孝廉家傳　　叅政　李維徵　京山人

孝廉梁公名紀字理夫稷山人也始祖佐自絳之韓梁徙恥仕元朝入明始以儒士占籍高祖東攻醫有名曾祖鑄官司關祖溥乙科屢官秦右史父格舉進士第令濟陽徵拜南京給事中娶於郝生公其日文安紀大夫造門遂以名之幼慧警不凡八歲能書贉

合古法欣然自賞十歲受經章句外頓悟微言十七
爲諸生十九之濟陽省父從任先生學易三月得其
傳於時王母老父不遑將歸而代父就養無方明年
學使試居首省試不第父作警子文示之益兼功自
勵又二年父卒處傷母心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以家
督當戶事必決於母而行父嘗搆永思洞冡舍側亦
築室居之行服墓次比禫乃返六年舉於鄉又十年
仲弟綱成進士叔弟維偕計公必獨喜吾不必捧毛
義之檄矣母春秋高性苛嚴事之惟謹昧爽而朝三

上食惟所欲必多且旨暮則進醇酒時問衣燠寒枕高卑席何鄉衽何趾疾痛疴癢敬抑搔之出入先後敬扶持之不跛立不嗷應不唾涕噦噫嚏咳袒裼不命之退不敢退仲爲郎嘗省母歸母趣公試吏兄弟遁居子舍不亦可乎公謝不敏何其出也閉門不內爲含涕强行忽夢母病心怦怦不能忍須臾故相張文毅固留之不可臯魚自訟三矢立槁而死吾復何待焉搆眞隱園足樂窩於葦川别墅而離之爲八景自爲記與詩士大夫賡歌相屬商卿宋莊敏爲御史

按晉以孝廉徵邑長吏身勸駕不應又十許年即拜
南京都察院都事不之官蓋亦以母命故非其意也
自讀書外無他嗜門庭着紙戶牖置筆後進若處逸
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大指一以新安爲
程八十以往誦諷繕寫不輟人以方徐廣沈麟之饒
酒德不及亂酒半誦唐詩聲如出金石中才情輻輳
翰動如飛千言立就所著四書易經定說山居稿樗
櫟子書義日抄養生雜錄聯對紀聞書易蔡林說制
科文則試藝蒐奇經學心見秦漢文選唐律類抄千

餘卷惟孝經置懷袖紙敝墨渝不釋也母卒公年且七十矣始疾而憂疾革而懼旣含而擗踊呼號勺水不入口七日尋生平於響像輒瀾然而涕下鄉里宗族博士弟子員歲以孝子舉直指趙昌樂劉東明喬臨城憲使朱臨清迭旌其門最後邑令劉惟衡白之喬公上書言稷山梁紀自壯歲遺榮名竭力養母生事死葬情理隆篤著書談道耋老不衰宜表章以風勵人倫上報可賜金爲綽楔復其家與鄉人處無貴賤賢愚皆加恩偕非義相干勃然面赤好賑人之急

瘠多寡視歲豊殺爲差親終置别業姚村村人依而
衆處焉欲治室相比而公田處其中憚不發口公曰
是不聞阮裕焚車者乎名其人割以畀之村人三倍
値以進固讓固請第納其原値而已因貌公生祠之
邑令顔公名爲惠里而門人諡之靖孝里人諡之温
毅其字兩弟恩兼父兄義兼師友綿輟執仲手吾以
天年下世夫復何憾百世後知我者惟爾與何中丞
弟爲狀而中丞誌墓諸以問疾來者必進而與之訣
屬其子蕙曰存好心行好事他非所急也吾生平在

樗櫟子會中丞書至酹答如常而卒鄉人皆輟事流涕相對酹酒者爭門而入子蕙以明經待詔公車與修晉志斐然成章公爲大宗家建特祠世不遷禮也

舊史氏曰今舉人於鄉率稱之孝廉徒襲古名耳漢以孝廉設科得除二千石始未嘗不慎末乃滋僞也謡有之察孝廉父别居矧可望於今之世哉余觀梁理夫內行淳備何必臧古人故取孝廉爲許目焉

王公生祠記　中丞翟繡裳聞喜人

公起家乙未進士分符高梁高梁故后稷教稼地民

宰重本力田習事固宜易於理廼官此者往往難之初公得高梁同謁主爵者五人僉爲扼腕公曰顧所振刷謂何耳脫謂梗不易理佁儗不敢前地主惡可以虛無人者第試爲之計民不我負也比抵任首謁孔陛環諸學官弟子問業已即問所宜葺補有無會宮墻頹其北面亟命版築完之已即遴其俊有聲實者若而干手課之一切薪櫝鉛槧之費悉備邑人士蓋駸駸日向於學矣稷俗健訟輒自投牒上官公當受牒日諄諄命之曰健訟無益小忿鬨不自忍割以

致蕩田屋敗行誼爲鄉里笑卽終受聲帶祇沾刁聲
非美也若輩自裁可已已之便諸懷牒者人自排解
強半散去後漸空庭閒有城旦舂以上豪長者所居
閒不息者始受理然率從末減贖鍰才足例穀報額
而已或贖在穀價騰湧時約民人西成後而後先子
母閒所利益者不啻筭矣署中一切土木類取踐更
於傭賃家稍後期鞭笞隨之公移編閭閻閒而土著
窘民及諸流寓率得息肩矣匠石飾廩稱事或又過
之邑中抗檄摹馬一不足當一逵持劵索騎者往往怙

貴勢薰灼公取自中裁當者予不且收其券坐是家
突輩迂道他走會有倡爲北山礦發者中使業移檄
臨視詭何地主得公名亟罷曰強項勿攖也旁郡邑
滯訟不决爭告移公曰願得質對王青天即死無恨
公秉清介纖滴不苟取即勺水束蔬必給値庭事不
以假胥吏手居恒布素自御食不再豆簿書期會稍
有便暇即單騎走田間察農佃勤惰而勞勸之公出
値荷鎡錤者戒勿避民咸陵躍趨南畝歲入視昔滿
家矣會上大夫條議賦稅四季責入來牟未出隴頭

而秋賦已貯櫃中民安得不稱貸高貲以自刷乎公從民便一稟故常期限有額額滿始次轉下限出入一以責監頭而簡委佐領廉高者董之稍有所羨即庫藏以準下期以故民爭灌輸無毫微爽者即追呼不煩也歲時朝賀往往責諸市販細民所不從事輒議出粟公哂曰祗褻至尊耳悉罷去左右有低昂三尺者亟芟薙之公門不設閽吏曰彼自有言我自可否其言奈何攔抑苟利於民輒議興苟不利於民輒議罷而諸所拊摩濡沫以生全吾民者真不啻左提

右攜煦嶼祚席上民方熙熙春臺鼓舞太平之世一
旦以內艱去如吾民何哉計視事僅八月耳公聞訃
骨立哀毀不欲生曰熊九助苦以有今日所奉法循
埋不敢自即不類者以有兩尊人在庶幾徼貤寵爲
罔極報奈何慈顏頓頹乎郎日蹤而西於時民輸張
走東西淚潸潸然長下飛罷春罷市攀送者塡騈道
路即兒女子皆夾道而觀哽咽不能出語已復相率
而起居於家即禫除補嵩縣士民之起居嵩縣者一
如其家而公之縈懷故民實有隆想隣壤有以仕至

者必問高梁民有以遊賈至者必問高梁民高梁距嵩不五百里每聞公所以治嵩狀曰是故宜終惠我輩令惠嵩耶而思公轉沉矣遂謀所以祝延而搆生祠東郭外俎而豆之志思也祠成監豐碑高梁生蕙以門下生次實錄請不佞爲記梁在世講而不佞又夙有意乎公之爲人也者乃畧叙其行事而爲之記曰往荀公曾爲安陽令民爲生立祠而陸浚儀春秋配社彼皆在事久民所被服者深戴德而崇報固其所也公視事僅八越月而循良之施及者種種而是

民心倆戢絓結不解此何如甘棠勿剪之民乎孰謂
稷俗不易理如鼐五人者扼腕爲哉假令有成而後
許所膏潤高梁者亦如嵩久民所舊感而祝頌之當
又不但如今日焉是又在嵩之民矣公諱豫立陝之
涇陽人元州其別號云

薛公去思碑記　翟繡裳

余邑與稷上世以來嘗同隸其民趨捎業重爲邪不
能逐賈販末利風謠至今無異云歲或不登逋負以
萬計一切徵發期會動爲上官所制疲痍之苦不忍

見聞非有仁明敢任事之牧誰爲請一日之命爲歲前稷人士有過余里者廉得其令薛公循良狀私心震向藎有日矣不越歲以巽等拜晉京司農郎去去而民益念公不置也相聚而謀以永公之德非礱石載其行事不可乃士惟四民首首倡其事以問言於余余惟古親民之吏如所稱中牟德化萬年肅清不少槪見廉平保惠無以敝吾民其大都也薛公剛方明允開爽足智過事擔荷無少顧避所便於民亟於興所不便於民亟於罷念不至盡塞其弊孔盡淪其

利源不已也廟學頹弛故無修葺之費請於上歲若干以爲額創建青龍閣於城東南隅以振文風諸生或之晝粥之需輒多與之粟請廬得廬請室得室請封樹得封樹會歲造士併前未及廷對者舉之輒併錄中藏站銀下所司覆議改復城西水道仍南折而東引葫蘆泉水自城濠東南來西與澗水合剏建汾河大橋屬三老司其値料歲復其身爲民永利搜剔猾胥之薰灼人者寘以法論遁家某邊戍而中豪以上腴栗不敢爲非衙役供頤指而已不假勾攝以擾

民讞斷大獄具援書報無不可每庭謁臺司守面陳利弊侃侃持論不以磬折爲難卽旁郡邑有白事公皆贊以言又夷南崖峻坂爲孔道公抵任僅八月以公出奪者五月坐堂皇理民事才三月而已凋耗之邑倏爾改觀而循惠汪濊靡不沾灑以與中牟諸君子同時課最誰其後先哉公雖以遷去乃所惓惓惟稷苟可爲覆燾地無不先爲之容則感恩圖報不但其遺澤而已公丈夫子三方以鷹揚冑貴異日者公優游鉉席三子當三面長城文雄武閫往代罕儷尚

亦念稷人士而況之惠以波及僻邑所謂同隸而風謠不殊自上世然者也其愛慕公而思有以歌詠其德化又不獨稷民已也公諱承教號小菴起家乙未進士陝西咸陽人

吳公去思碑記　王應吉

蓋國家建官惟是利愛元元嘉與海內襲熙平所最重獨郡邑長吏親民耳間有慈祥豈弟皇皇牧民如太史公所傳循良其儔者乎民實有心在事則歌詠其化去而益懷想其人所必至已稷山令吳公起家

乙榜以韓城學諭分符於稷僅八閱月以憂去去之日百姓攀號枳道絡繹百數里相戒罷市終其月歲時問起居不絕公何以得此於民哉余時總臬三秦與諸臺司共聞其事比余在告稷人士手公治狀丏文志其思也乃曰吳令君賢無雙也愛民如子眞不啻移乾就濕然濡沫煦乳喘息呼吸之相依也一息舍我去疇能忘情公哉家尸戶祝人展其私僉謀建生祠肖公像董修之業有成說公覺而走使三至力郤不可曰余非有浸灌之澤何以要此於民秦晉互

仕得無有期異日乎郎安所解上官之疑刻今生祠所在皆有保其終者不數數也安知無讟而毀傷其薪木者乎不願有是也幸聽余言郎所徼惠輿矣今尚虛其地貯其財需其終事而先爲樹石道左以誦公德理種種循蹟得與三異十奇並垂不朽惟公一言之爲重余惟樂道人善君子有之況爲隣父母表章懿化安得以不文辭按公性質醇不設城府布袍蒴帶絶無粉飾庭見上官往來平水二百里許單車敝蓋皂衣四輩傭書一人沽食於道假息於逆供張

饋遺皆傢辦於逆旅舍人歲與餽金十二兩邑中行
戶一人一物不相隨自用米塩靡寄不設支役月朔
當堂貿易所售値往往過當糧賦分十限一限滿額
方比二限民無抗避之奸而逋負亦旋取盈矣停徵
豊膽庫糧歲計數千金申減河壖地糧若干畝糴百
餘石以周諸生之寧餬無資者質對兩造摘發如神
一鍰不贖一朴不敲民不能欺且不忍欺也民有投
訶上大夫者必曰若令自賢第往聽之旁邑滯訟久
不能决者檄公具論報可公所器物塡物其中一毛

不以煩民罷踐更之役閭閻細民皆得安枕藁上劄亥市於大杜民受其利開薛村河渠磽确之田盡爲膏沃春秋會稅有奇輒以抵市課鋤豪右以保安良善別蠹螽奸熏灼欸戢所尤異則逋盜之法萑葦無驚公甫下車即有巨盜數十輩刼官糧於道走匿北山所預設機兵偵知以報公提戈躍馬率諸鄉兵一往擒之獲賍二千有奇大河以東無不知有公在而詰捕之擾終不及稷矣嘗攷漢官自丞相而下萬十三有奇代更年遞不可數計儼然列循良四數人而

己跡其行事非有赫赫之威廉平仁愛好教化而已以公治行當文景之朝龔黃諸君子豈多讓哉況文武兼才方叔比畧又不徒以文學飾吏治已者方今補令館陶聲價尤著公孤台鼎惟公之陟金馬儒臣操管而傳公者豈少其人又安用余言諓諓哉公諱峻陝西鳳翔人擬祀名宦而有待者

太平青龍閣落成記　　僉事　鄭　寅　邑人

張公治稷之三年青龍閣始成而落之徙倚四望山川原隰之勝歷歷在目矣剏建於萬歷戊申盖咸陽

薛公用地理家言謂靑龍當傑聳秀出建雄閣以象之故名出城東門達郭外復折而南卜筮俱叶於其地營度焉始營時得錢若干文有文曰大平故又顏大平字而以祟奉天帝之神土人呼為玉皇閣云築土為臺祟十六尺搆層樓其上甫搆而南計部之命下遂去後遂已若牖戶若垣壁若楯檻若繪飾百凡未備所需尚不貲卽臺且未甃歲久且圮圮且漸及棟宇矣蓋始本以期福利而竟以隳廢終也公以己酉代薛為令種種循政已業成口碑一日遊省郊野

登樓臨眺問所以始剏及弗竟故慨然曰是烏可任其頹然耶名各社首賈緯薛彦王九命解吉宰裴桐田鳳鳴李梅陳情李尚金馬登科梁嘉善張登雲薛境田有全史課等以壽官薛爚總領之謀期底績僉謂始剏時有后土社二百金佐費且盡此以後財若力更數倍於昔將安取給公捐廉金檢庫藏察乾沒財力既裕工程以次聿舉始甃臺以磚堅緻可久繼增補缺遺斵刻丹艧煥然完富無復有不備者復於閣前建香亭亭之前層堦而下盡砌甬道數武更前

大門三楹當門樹大屏焉周圍繚以高垣覆以瓴甋垣內東北隅小屋數椽以居黃冠供朝夕焚誦掃除不費民一錢不煩民一臂力以壬子三月告成邑人無不祗謁閣下樂觀其盛諸長老走而告余曰茲閣煩二公經營爰底於成建時薛公自有記完之則惟公功夥者弗克完而公完之請記諸珉石以識勿忘余觀公諸所興革建置非一詳具各記中大都問其裨益於民不問其為我與非我更不問其功力之難易否也不然茲閣之廢即有議者亦謂某某經始迄

弗用有成其謂公何況經始時力省而易完修時力倍而難耶公之心術政事昭然可見矣然地理之術儒者多置不道以其近於誕所云禍福徵應似無可憑粤稽古聖王建立國邑望景觀卜至詳至悉逮殷庶成而文明啓夫然後知始之非迂也今之地理家亦不可謂盡非先王遺意況大平之象業已告矣昔成周太平開於文王文王時布政南國實惟名伯伯去而人思咏之至惓惓於蔽芾之一樹今者聖明在宥嘉惠黎元惟賢守令是賴公旬宣德意輯寧若不

及稷之有閣當不異南之有棠矣說者謂天載無聲無臭象而祀之疑褻郊於圜丘享於明堂此皆帝王事庶民而干之疑僭雅詩不云乎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天求莫而公副之稷人若曰天不棄稷惠之我公小人罔知報賽維天其佑之尸祝公者固有待耳況閣之南當面而峙者稷神山也后稷教民實始於此公筮仕亦於此維閣與山共不朽則亦維公之德爲有斁哉公諱思恭字子禮號同鶴河南許州人起家甲午鄉進士

重修廟學記

中丞　王體復　太平人

自古治天下之道有二端曰養與教而已養以厚民生教以正民德制之田里樹畜者養也設之庠序學校者教也既富而教則尤重焉是故崇祀聖賢俾知誦法聯屬師儒俾宏講習勅諭科條之頒布以植標準聖天子之示廣厲也廟宇宮墻之修飭以育人才賢有司之奉功令也誠爲政之切務哉第今之爲官長者率以錢穀獄訟爲事簿書期會爲急而視學政爲迂文者多矣歲己酉春稷山尹張侯視篆之初首

謁聖廟環顧久之見有傾圮者作而嘆曰此教化重地乃敝陋爾爾非吾令責乎毅然以興舉爲己任旣而曰時方歉而修費不可也民未信而滋勞不可也吾先養而後教也乃寛省刑罰酌緩徵輸議除積逋申減浮稅賑濟饑饉招撫流移罔不盡心力而爲之越歲有餘令行禁止境和民悅因與教諭沈作肅訓導馬應乾邢吾仁暨庠諸生協謀經營費取贖鍰役取在官先大成殿及門兩廡各祠泮池櫺星魁閣咸加修整剝者復之缺者補之次及學堂齋舍與夫周

圍垣墉悉皆堅固完美望之巍如翼如煥乎一新矣
侯於朔望視學必集諸生講論道義復聯爲文會評
其詞藝而勸課之故有學田漫於河侯別爲易置若
干畝收穫積儲以助貧士婚葬於城外修文峰臺以
壯風氣凡可以嘉惠士林者又罔不盡心力而爲之
信乎得爲治之本也於是庠師生曰侯功德大矣不
可無記介鄭生宋過余請爲之記予惟稷之名山因
以名邑蓋古后稷氏始教稼穡之地當其時五穀熟
而人民育二帝慮民之逸居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

倫而放勲又申之以勞來匡直輔翼振德之命以故

畊田鑿井之民忘帝力於何有順帝則而不知兹實

首善時雍風動之化猗歟盛哉周以鄉三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其法至詳嗣後英君誼辟莫不崇儒重道

歷數千載民俗勤儉而不忘其瞿瞿之思唐虞之遺

風未泯也矧我明興稽古右文治化綦隆益超前代

士生是邑無不奮勵賢才之出世不乏人豈非庠序

之教惟謹哉天地爲兆民錫元命恒性啓於四端聖

賢爲萬世開太平遺訓垂之六籍諸士藏修游息於

此羨墻見孔蚤夜思顏以德行爲根底以文藝爲階陛異時階科名膺膴仕服休展釆樹偉流鴻以步武爾鄉先哲亦無負於姑山汾水之靈斯固侯屬望之至意也而今日則其發軔矣尚其勉旃侯名思恭字子禮河南許州人甲午鄉進士其治邑善政多端屢登薦剡茲不具述述其在學宮者如此

興學六事疏　　訓導　任　憲　邑人

臣由歲貢伏蒙聖恩授臣河南汝州郟縣儒學訓導當世道清明之會居師表禮法之官身沐洪恩天高

地厚且臣父嘗爲是官臣得以續父之業實爲厚幸但臣犬馬之年長矣即入官之始已廹告老之期臣非不知終守山林優游卒歲臣實感陛下厚恩作養有年卒無涓滴萬一之報分義奚在惜教職卑末何足短長然亦不可空食無補者正以官無崇卑職有攸存使臣職不修虛糜升斗自愧頤頰多矣然臣亦不敢越俎過譚姑跡時事有涉學官者請披瀝言之我太祖高皇帝即位初設教職府五員州四員縣三員設必如此之備者使之各修職業期於實用藉如

中縣之士僅有百人分教者分其半則五十人矣以一日之間而授五十士之業與之發經義課藝業厲實行權時宜有問則答有疑則辨有失則救而又射以觀德字以驗心歌咏以養性情一日之間能暇給平而今之士則不然有終歲不一至學使師不徧識其弟子即朝覲謁廟供事有司外一揖而退視學官蓋不啻若贅員矣究其因在於號舍頹敝士無肄業之所祖宗時士宿學宮師生會饌朝暮升講而今不復然矣夫士習不端由於教官曠職教職不盡由於

成規漸弛以致海內紛紛多事捉衿露肘不獲齊一
衆皆知刑名錢穀邊防營造之是急而不知教化所
當先欲先教化當自學宮臣竊謂號舍所當修也臣
又照祖宗朝御製書暨頒賜書經天下儒生至今日
久閒或不存又孔廟祭器亦或殘缺每祭有臧其原
數者有假他器而代之者有終不踰其所少者至於
府學樂器十壞四五每奏不成音律國家豈眞窘於
財而顧嗇此耶或者以緩不及事也經書散逸無以
廸士祭祀苟簡何以格神臣又謂各學之書與祭器

當補而府學之樂器當修也臣又仰祈陛下於大明會典中暨大明集禮中摘其切於士民者刋刻成書頒布天下仍令有司凡遇民間善古樂一二音者復其身而淫樂有禁淫詞有禁艷巧奇怪之物俱有禁然亦不徒在於禁令天子建中和之極必静有存動有養諸不在禮樂之中者絶之使勿進今陛下加惠元元朝野肅清羣工効力但閭閻畧苦艱食而禮樂止以息民凡由於禮樂之内者簡約出於禮樂之外者奢靡奢靡則日不足簡約則日有餘可見禮樂實

及時而興亦救時之具正陛下今日之謂哉臣又照我太祖高皇帝遍立社學預養蒙童邇年以來存者百無一二伏乞各都各里仍立社學擇頗通文藝爲人謹厚者傳之亦以次升才之一助云臣又照士居四民之首朝廷教化賴以宣明請禁生員之家不許作佛事有作佛事者郎係行止有虧教官知而不舉以不職論庶士心正則衆志不惑大道明而羣邪自息矣臣又照國家養賢貴得實用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夫舜舉皐陶僅一人耳而

不仁者遠是所舉之士貴精不貴多也今陛下所撫之民獨無邁種之德如皐陶者乎乞諭巡按御史巡歷一年已滿各舉所知一人於朝或在野或在市或在山林或在學宮弟子無問其類惟賢是求倣我太祖高皇帝招擢諸元勳之意如本境無人得以越境相舉將謂御史徇私然其公者十九其不公者十一安可以一之私而廢九之公將謂銓選人才未免壅滯然一歲之中不過得十數士耳於別項中稍加伸縮安有剩員試請行之數年無功臣甘受窾言之斥

且山林隱逸載在令甲原許薦舉故臣言儲養人材因及禮樂因及辟舉實以數者機軸本相關涉近覩陛下屢降詔旨正文體飭行誼崇經濟以求實用而學校之中不聞有仰聖心之萬一者緣諸生蹈襲故常多放誕而不修教官苟延歲月率因循而不振故臣陳數事皆祖宗朝廷之所已行者伏願陛下仰思舊典俯察愚衷云云

重修邑侯劉公祠記　通判梁　蕙邑人

太公生祠在郭東孔道之陽創自萬歷辛巳之九月

蓋士民感太公豈弟之眞且惜循施之未究而立焉
者也時方苦征求太公不忍廹下戸割俸以代而賦
未有逋者民方苦束濕太公鞭罸不行里中絶追呼
之累凡有爭鬧示之以理鍰錢一毫不問民方苦侵
漁太公日用米豉布帛視民間常昂其值民方苦科
擾太公於徭役外一切自治辦民方苦踐更太公第
取下班壯兵以應役閭閻窮人皆寛其力時或行田
閒省勤窳渠埭津梁有頽閼急爲疏葺又糞除犴室
移冬生院於爽塏以避蒸溽之患校諸學究教里中

子弟時時衡論文旨發未洩之秘蓋太公初治經術有聲藉甚四方學者爭師事之其好士固然也居無何城中有刼殺人者不得主名當途欲詭自脫稍以語侵太公太公輒拂衣去扳留者道梗不得行太公皆謝遣之曰吾有先太司農之敝廬在婆娑蓺文中吾適也安能促刺五斗爲哉百姓徬徨如失慈母此祠所由建乎閱丙辰今牧父劉公來候於稷比謁太公祠下涕咽不能語良久乃曰吾不以稷爲幸幸稷爲吾先人之桐鄉耳顧三十七年以來不無剝落父

老業有成議更新之而適今牧父至疇昔之感能無
躍然乎於是鳩工集事不戒而孚乃今牧父作色力
却之僉曰民知爲賢大夫報德耳與縣官何與况析
薪而負荷之不有堂搆在耶今牧父乃曰固也如吾
民屢中於祲何稍需歲月當自圖之曷敢勞百姓以
重不德貽先君子憂哉明年農隙百姓自營其事今
牧父終不忍傷民力數分俸以貲旬日間遂考落矣
夫祠以崇報從古有之安陽栢人類爾也乃父子同
官從古亦有之山陰二傅非其儔與若狄梁公亦既

有祠而直爲其子累乃知有祠者未必有子同官有子同官者未必先公有祠有祠矣有子同官矣而又未必其子之才且賢皆天定非人力也先牧父肇燬當年旣能繫士民去後思俎而豆之矣今牧父紹徽此弖盍以培先德而深士民之感因以新其廟貌焉不有前者孰開其傳不有後者疇承其祚眞古今一奇事哉況今牧父一稟慈祥參之明決百廢釐舉四境宴如徵書且旦日下孰是非顯揚大孝哉獨有此祠在稷則歲時享獻獲躬薦其馨若不遑將然計所

私快又在此不在彼乎祠成而虛其右方爲令牧父地倘不鄙猥瑣屬記牲石尚能掉三寸舌陳言呶呶也太公諱圻字惟一別號思峰北平人

重修王公生祠記　邑侯　劉三錫　大興人

先子旣謝令高粱後二十餘年而涇陽王公以名進士補令此又十年而不佞三錫復承乏此其鄉之卿士父老爭言王公之政不容口大都奉法循理好行其教化與民畫便利無遺策而風裁凜然人不敢犯在事甫八閱月以憂去去之日傾城郊祖少壯擁護

前後老稚相扶攜婦女襁抱爭道而進號泣之聲如雷即漢廷能吏老於職者未必感人若是之深自非祥仁慈惠灌洽心脾當不及此已復爲公立生祠種種善狀載在中丞翟公記中不佞時奉爲蓍龜罔敢或斁公蓋鑄我矣公復補令嵩縣用徵命拜尚書儀部郎今以大參守信安道事凡稷之民廑公無不陰爲之地驛站宽稅三千金仗公力得蠲其半牧而翼民猶謂其責耳不牧於責而牧於心則翼亦何時已耶公於朝列中獨擅長者之稱公卿間無不引以爲

重名位日尊顯膏澤日益隆高粱之民之徽惠龍鱗者豈伊今日哉顧其祠貌與配社之儀未稱不佞因捐餘俸命工增飭之崇高綽楔甃砌繚垣更剏建東西廡各三楹前香亭一座從民願也先子亦嘗有祠與公祠一墻隔歲時奔走必先公而後先子公吾師也先子吾父也羨墻之望堂搆之思併提而均展之有同誠耳昔傳琰父子後先為山陰令而郎仲孚當其中人有二傅不如一郎之謠今幸而事適相同附青雲而聲施後世寧有窮乎況兩祠比肩而立愛護

之餘波及薪木其所托庇不又厚且長哉考落而後因贅數語於石

𥝢建斛律公祠記　　劉三錫

余家食時嘗讀齊魏兩朝史見斛律公與韋公對壘相持事竊以爲地之相距尚遠比承乏稷山即當年所爭戰地僅盈盈一水隔耳汾以北者齊地斛律公所守爲平隴鎭汾以南者魏地韋公所守爲玉壁鎭韋公嘗薄平隴斛律公拒戰於汾水之北大破之則民在汾以北者斛律公所保也齊軍嘗攻玉壁韋公

防禦無遺策卒不爲動則民在汾以南者韋公所保也兩公各守其地各保其民功德無以異也兩河之民宜各報以耑祠矣其在韋公者雖久而就圮古志中尚存其名平隴遺址上有崞山龍王廟殊無謂疑即斛律公祠而傳之譌者未知是否韋公既已入祀名宦萬歷初李侯又更立祠而斛律公竟泯泯無聞何哉當兩國爭雄時魏實懼斛律公之勁因設爲百升上天之謠而齊果中其計斛律公被害而後齊遂不祚即墮玉壁爲勳州則勳州之民止知有韋公丕

復敢言斛律公事此其所由以泯泯耳今世代數更存亡一致藉兩公之靈爽在亦灑然相釋於泉路中尚何所忌而一報之一泯之耶因擬公入祀名宦而先下其議於民間令爲栁立祠乃粱生者割所搆義倉一所以抵之於祀典無缺禮於閭左無費財不尤義之義者乎於是肖公之像而俎豆之與韋公埒庶幾兩稱其報云祠正寢三楹門坊一座西道士房三楹在城隍廟東三靈貞君廟後按齊史公諱光字明月朔州勅勒人父金有大功官相國太尉封酋長王

謚曰武公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束髮從戎未嘗失
律深爲隣敵所懾憚女爲帝后不與朝士相往來名
旣不彰一旦屠戮朝野痛惜公嘗射中大鳥又號射
鵰督尉史臣讚曰光以上將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
權瑲同韜畧臨敵致勝變化無方以高祖覇王之期
當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戰則前無完
陳攻則罕有全城而世亂讒勝加以震主之威主瑲
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惜哉因拈以出之令人知崇祠
之報非與他淫祀可同日而語也

新立義塚記　劉三錫

徃庚辰先大夫宦此嘗訓不肖曰吾先世敦長者之行先尙書崛起勲名閒國恩世及而裕恬日加益海內推名家吾日惴惴懼以爲華胄難繼也吾今爲令而不敢百姓百姓矣諸所畫利便無不周如貽若輩然庶幾不失長者之舊爲先人羞孺子念之嗟嗟訓猶在耳而予復承乏稷入其境叢祠潭潭一老比邱守之蓋稷民爲先大夫俎豆者三十有八年矣裕恬之譽父老能言之余感而泣下祭告而後視事然不

敢正面坐避故位也用吾家法明法閎免於山陰父子間期無忝於訓俾先大夫未竟之澤貽灑四封安敢不盡其愚先大夫在任時嘗欲置義塚今日之負荷析薪有不肖在忍令終竊譚乎因捐俸買田七畝有奇城東孔道凡窶無置針者得聚沙其中令祠中老比卯領其事先大夫之志或少酧乎嗟嗟桐棺石椁總此一壞百年後不免爲兎窟而蹴羊履其上誰與楊王孫之脫囊歸化者辨厚薄哉茀而骴而骼不至爲狐狸烏雀之餘於人心獨無慊乎是役也古儒

孟守訓會稽傳可選俱有捐而會稽實董其事得備書云



